

詩歌圖



序

黑假面人的譯稿在二年來喫灰碰壁之餘，對於我自己還沒有完全失去興趣和意義；現在還想藉着牠將要和讀者相見的機會，來約略述說安特列夫對於戲劇的意見，使讀者對於這篇戲劇可以有更多的瞭解。

安特列夫拿中世紀意大利的藝術家契爾黎尼 (Benvenuto Cellini) 和近代德國的思想家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兩個人的生活來解說新舊時代戲劇的異趣。讀契爾黎尼的傳記，安特列夫驚呼：「多末多的逃亡，凶殺，驚異，失却和無意的發現，仇恨和愛！」契爾黎尼在從家裏到城郭的短促的散步中所遇見的事件比一個普通的近代人一生中所遇到的還要多。契爾黎尼的生活是他那時代的生活和着牠的強盜

呀，僧侶呀，公爵呀，劍呀，芒特靈（樂器）呀，的副本。在那時候興趣僅集在充滿事件，不斷活動與動作的生活上，因此不動的生活好像一塊路旁的泥土，關於牠沒有什麼可說的事。契爾黎尼的生活是舊劇場的人格化。……」

「但是在尼采的生活中那里有事件，活動，和物質的收穫呢？」安特列夫問。
「在早年他還是一個普魯士的兵丁的時候，他還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動的人，並且他最不是一個戲劇家。他的生活的戲劇正在他的生活退入研究的靜默和不動中那時候開始。是在那里，我們找到苦痛的一切價值的重新評價，悲劇的掙扎，與瓦格納（Wagner）的決裂，和可愛的察拉圖思屈拉（Zarathustra）——」

以動作爲主的舊時代的戲劇，照安特列夫的意見，是不能夠表現近代的尼采和以內心思想爲中樞的尼采式的生活的，因此他以爲近代應當有一種代舊劇場而興的「全思想」或「全靈魂」的劇場，戲劇的題材也應當從外面的活動移到內面的思想上去，因爲近代人的生活，也如尼采的一樣，由外面的活動轉入內心的思想了。

黑假面人便是一篇以近代人的思想生活爲題材的悲劇。羅連卓公爵在自己的城堡裏開假面跳舞會，他和他的美麗的妻子預期着晚間的歡樂，把全城堡都點亮了。不久客人們到了，但是都戴着假面，所以羅連卓連一個人也認不出來。周圍越變越離奇，連音樂也戴上假面了，戴着假面的歌者將羅連卓的愉悅的歌曲唱成靈魂的哀歌了。他連他的妻也不認得了，有三個假面人都說是他的妻，他不知道究竟誰是：他失去了他的妻。然而還有着更大的悲劇，這就是他的自身的分裂：在他的圖書館裏他發見有另一個羅連卓在。雖說他刺殺了他的另一個自我，然而一切，連他自己，都戴着假面，都沉沒在虛僞裏，都沒有真實的相通和接觸。宇宙是一個大謊，是一個大的假面，覆蓋着表面相合而實際相離的被命運支配着的人類。羅連卓在這種情況裏瘋了。黑假面人，生活上的暗影，靈魂裏的幽靈，撲滅了城堡中的光亮。最後，嘲笑家愛珂將城堡點上火，在火的毀滅中完結了羅連卓的命運。

有了新的題材，便要有適于表現這題材的形式，僅只抽象的思想或觀念，是不

成其爲藝術的。但是形式是作者用以表現他的思想的工具，可以由作者因題材的需要自由加以選擇。

黑假面人是一篇象徵劇。我們在讀象徵劇的時候，第一要了解的是作者的中心的Mood，因爲牠是全劇的靈魂，全劇的骨架，至于Symbol，不過是供牠驅使，被牠選擇來用以表現自己的東西。而且在象徵主義的作品中，時常總有神秘的趨向的，在黑假面人中尤其顯然，倘不能對於作者的Mood有相當的瞭解，那就要成爲莫名其妙的秘密了。

因爲題材與形式，在讀者的心目中也許羅連卓的城堡不過是一羣莫名其妙紅假面人，黑假面人，假面人，老女人，高的灰東西，蜘蛛，蜘蛛網，大舊書……在那里作戲的鬼市，這劇本也許不過是用「過度的象徵主義」寫出來的「沒聽說過的恐怖」，如在俄國所受的批評一樣罷。但是，正如安特列夫回答這批評時所說：「每件作品都應當用牠所需要的體格寫。餓王沒有象徵主義便不能作出；七個絞死的人

只能用寫實的風調寫。因為「藝術只有一個原則，一個目的，就是產生一個印象，一個强有力的印象，不論用什麼方法，或者即使是反背着審美和批評的一切規律也罷。」(Jh. Burroughs)。

黑假面人的題材與形式和這兩者中間的關係既然如上文所說，則評判這劇本的標準是在牠是否表現了作者的 Mood，是否給與了讀者一個印象。這是可以因個人的感受而歧異的，在這裡用不着再說了。

這劇本是在一九零七年著的，正當俄國兩次革命失敗後，社會環境正沉悶的時期，所以不免很沉重抑鬱。經過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俄國雖然還沒有成功的新的文學發生，然而精神上已經積極地向新的將來奔馳了：安特列夫的精神早已和現在俄國的精神相左了。但是我們的新的將來在那里呢？似乎還很渺遠。因此我還將這譯稿印行，希望有一天能以接受這劇本的一樣熱誠的心情，將這劇本拋棄。

我的譯文是根據 C. L. Meader 和 F. N. Scott 的英譯，由素園對原文加以校改。

魯迅對於人名的音譯也頗多改正。我在此謝謝他們。文中引用的安特列夫的話，見英譯本篇首V.V. Brusyanin作的安特列夫的象徵劇中。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記。

黑假面人

中 人

劇中人物

羅連卓(Lorenzo)，斯巴達路的公爵。

愛珂(Ecco)，嘲笑家。

堂娜法蘭西士珈(Donna Francesca)，羅連卓的妻。

克理斯多法路(Christofaro)，公爵的酒的經理人。

彼忒盧佐(Petrucio)，管事。

公爵夫婦的侍衛的男女們。

被公爵邀請的假面人。

未被邀請的黑假面人。

羅馬陀(Romauldo)，歌者。

樂手們，僕人們，農人們。

第一幕

第一場

古時封建的城堡裏一間奢華的，新裝飾的大廳。牆上裝飾着壁畫並掛有年久黯黑的繪畫。隨處有兵器和彫像。全屋閃耀着嵌工的金黃的鮮明的色彩和彩色玻璃透進來的微光。後面左方有三個半嘎特式的窗子，爲金繡的重簾半掩。後牆在戲臺中心成直角向後轉，退後到一排支持着上面建築的成對的柱子。這些柱子後面是一間寬廣的，輝煌照耀着的外廳。拙笨的進口的門在右方可見。正當觀客的面，在後牆退往深處的地方，是一條有拙笨的彫刻欄杆的大理石樓梯，上達到柱子的高處，於是轉向右方通到別的屋子。柱子上面的牆上有幾個彩色玻璃的小窗子，從窗裏射進一片奇特的輝煌的光亮。

假面跳舞會的最後的匆忙的預備進行着。屋裏充溢着自許多燭臺和異常美麗

的燈臺和燈籠發出的光亮。幾個穿闊綽一致的號衣的僕人從這里忙到那里，點起新蠟燭或是把重的扶手椅子向後搬移給跳舞的人們留出地位。時時他們之中有幾個好像想起了有什麼事沒作似的，匆匆地跑上樓或是跑到進口的門前去；彼忒盧佐管事的穩重的，辦事認真的聲音更使他們加倍地忙亂競爭起來。但是管事和僕人們都高興，僕人們來回走動的時候彼此說着輕巧的笑話，並且迅速地相對微笑。最快樂的是年青的羅連卓，斯巴達路執政的公爵。體格很好，容貌溫雅，舉止略形遲緩，對每個人都仁慈有禮，他在大廳裏輕輕地周圍行動，預料的快樂使他週身熾燃。發號令，說笑話，催促僕人，時而用歡快的言語，時而用做作憤怒的手勢，他走着的時候，向他年青的妻子，美麗的堂娜法蘭西士珈，快樂地微笑，她以溫存而可愛的倩盼回答他。公爵夫婦侍衛的男女們也匆匆地忙着，有幾位，和年青的公爵一樣，歡快渴望地預備着接待客人，有幾位在快樂的紛擾之下互相鉤眉鬥角，狡黠地緊捏別人的手，並且對着發紅的

耳朵大胆地迅速地低語。上面的屋裏樂手們爲跳舞會預備着，聽得着樂調的斷片。忽然有人以豐滿的男音開始唱起來，但是歌聲又迅速地轉成大笑了。顯然那里也是歡樂的。

公爵的大聖柏納德種的狗在燃燒着的壁爐前地氈上態度奢侈肆意地微睡。坐近樓梯的根，公爵的嘲笑家愛珂模仿公爵的聲音並且依着他的命令引起可笑的紛擾。

彼忒盧佐 瑪里阿，再一會兒還是這樣快慢，你就要成你自己的爺爺了。快呀，快呀！

瑪里阿 怎麼，彼忒盧佐先生，公爵的最好的馬也不能跑得像我一樣快呀。

一個僕人 蠅子叮着的時候。

另一僕人 或者鞭子輕抽着的時候。

彼忒盧佐 來吧！喂，起勁些，起勁些！

羅連卓 這裡來！這裡再來些蠟燭！你沒看着這拐角裏是多麼黑嗎？不要黑暗，彼

忒盧佐先生，不要黑暗！

一位紳士（向一位太太） 哈！他們把我們趕出最後的藏身所了。但是我還要親你。

太太 暗中要難得找我呢。

紳士 暗中我要廣張雙臂並且擁抱着整個的夜。

另一紳士 隋爾弗先生，你要撈好一網傢伙哩。

愛珂（叫喊） 瑪里阿，加羅，皮忒羅，趕快拿一枝蠟燭到這位先生鼻子下面：在黑

暗裏嚇得他快要死了。

法蘭西士珈（親密地向公爵） 我愛！我親愛的！你的新衣服是多麼可愛。你好像

是從我們禮拜堂的高窗裏射進的一道陽光一樣。我虔誠地默念着你的神聖的

美。

羅連卓 你是一朵精美的花朵，法蘭西士珈。你是一朵精美的花朵，太陽親你的時候是大大胆了。（他帶着十二分的恭敬和溫存親她的手；但是忽然裝作恐怖地向管事說）但是樓上呢？彼忒盧佐，樓上？你要忘記點亮樓上，我明天要把你在樹樁上釘死像一個不受洗禮的土耳其人一樣。

彼忒盧佐 樓上已經點亮了。

羅連卓 點亮了？你怎敢這麼說，先生？牠要閃耀，要放出火花來，要昇向黑暗的天空好像是一條大的火舌。

愛珂 喂，喂，羅連卓。不要對天露舌，否則天要給你拳頭看哩。

羅連卓 親愛的小傢伙，你不必用你的嘲笑苦惱我。我企望着一個光的宴會，你的有鋒芒的責難傷痛我的靈魂了。不要黑暗，愛珂，不要黑暗。

愛珂 那麼你一定要點亮你妻子的鬚髮，牠們太黑了，羅連卓，太黑了。並且把她每隻眼裏放上一個火把：牠們太黑了，羅連卓，太黑了。

法蘭西士珈 無用的嘲笑家！這裡有這許多位漂亮的太太——難道能沒有一個人贏得這無用的嘲笑家的愛嗎？

第一位太太 他是一個駝背。

第二位太太 假如他要親我，他的鼻子要像劍一樣刺痛我哩。

一位紳士 太太，你的心可以使任何劍的鋒輪迴轉。

（進來一位紳士，高瘦如一枝竿，他的胡鬚低垂並且似乎永是濕着

的。吉阿德先生(Don Quixote)的樣子。他憂愁地轉向公爵)。

克里斯多法路 我有一件可驚的新聞報告你，先生。

羅連卓 甚麼新聞？你嚇我，克里斯多法路先生。

克里斯多法路 先生，我有理由相信，我們要缺乏「隋普烈」和「費拉勒」酒哩。（註）
這些先生（以長指頭指着公爵的侍衛）喝酒像沙漠裏的駱駝喝水一樣。

註——Cyprius和Falernus是兩個古時出酒著名的地方，酒名是從這兩個字變出的。

侍衛中的一人 克理斯多法路先生，你的胡鬚爲甚麼常常是濕的？

克理斯多法路（莊重地） 嘗所有的酒是我的責任。

羅連卓（歡快地） 好朋友，你把危險說得太大了。我們的酒窖子是完不了的。

克理斯多法路（固執地） 他們喝酒像駱駝一樣。你的絕好的心情使我歡喜，先生，

但是你遇事太不當心了。當我們同你的先父起身去解救聖墓——

羅連卓（微微責備他） 親愛的老朋友，你不是要拿你的囁嚅話來破壞這快樂的夜晚

罷？

克理斯多法路（善意地） 好吧，好吧，不用生氣，孩子。（申飭地）喂！瑪里阿；菲

力波，隨我來！（退出。）

羅連卓 但是大路上呢？彼忒盧佐先生，上天責罰你。大路上？你忘記點亮大路了，
我們的朋友要找不着我們了。

彼忒盧佐 大路已經點亮了，先生。

羅連卓 點亮了！你的舌頭好像是一匹驚駒，踢馬刺刺痛牠的腰窩的時候，牠只能擺一擺尾巴。全路要放出火花來，要閃耀着亮光像到天國去的路一樣。明白我，管事先生：扁柏的陰影要恐怖地逃進臥着龍的深山。莫非你缺乏火把和僕人，莫非你的樹脂桶不夠嗎！

愛珂 假如缺乏樹脂，彼忒盧佐，你最好到地獄裏去借一些：撒但看你自己的面子也要借給你。

一個僕人 在這以前他還可以從那里弄一些來，但是他怕剩下的不夠使他溫暖呢。

第二個僕人 彼忒盧佐先生是那麼冷。

彼忒盧佐 起勁些，喂，起勁些！

法蘭西士珈（向公爵） 你忘記我了，羅連卓。你照亮了一切東西，我却還是被棄在黑暗裏，沒有你的微笑。假面有這麼使你感受興趣嗎？

羅連卓 這麼有趣，親愛的，我不耐得要死。要有花和蛇，法蘭西士珈，要有花，要有